鉅野縣志

十七

DS
793
S42C683
1846
v.11

LIBRARY
SEP 21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鉅野縣志卷之十七

特調鉅野縣知縣星沙少棠氏黄維翰手訂

藝文志三

○○○○賀表

恭賀瑞麟表新增　國朝岳濬

題爲

聖德之保和備至

大心之錫福彌隆恭報東省瑞麟毓生光昭

嘉應事雍正十年六月十三日據布政使鄭禪寶詳稱

曹州鉅野縣民李恩家於本年六月初五日辰時

有牛產生瑞麟身長一尺八寸高一尺七寸麢身
牛尾頭帶肉角頂帶旋毛目如水晶額如白玉遍
身鱗甲悉係青色甲縫俱有紫色絨毛脊背黑毛
三節中節毛皆直竪前節毛向前後節毛向後膀
腹蹄腕皆有白毫尾長五寸五分尾尖有黑毫四
縷現經繪圖呈送到　臣臣　敬閱之下實深懽忭隨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慶
賀欽惟我
皇上

道協清寧
功參化育
體元立政六府修而三事和
建極敷民五典惇而九疇敍
宏繼述於文謨武烈萬邦共荷生成
廣經綸於帝治王猷四海同躋熙皞
恩膏覃被遠昆蟲草木以均霑
愷澤殷流統海澨由陬而胥洽
聖德克孚於
天德春臺化宇比高厚之難名

天心永契於

聖心象緯方輿慶嘉祥之疊至華星順軌丹霄麗雙璧之輝湛露凝甘綉甸潤千珠之液九穀登而穎舒九穗三芝發而秀吐三華乃若黃河清於曹單之間不獨波澄秦隴慶雲現於洙泗之涘豈徒彩煥滇黔茲當鉅野之鄉復覩瑞麟之毓麕身牛尾允擅殊姿一角圓蹄咸推異品　臣伏稽書傳春秋服虔註曰王者事明禮修則麒麟生又禮斗威儀曰王者政順平則麒麟在郊又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以軒轅之朝麟遊有紀成

康之世麟趾有歌撫茲神物之誕生今見
瑞符之昭格良由我
皇上宸慮惕懋惟精惟一之修積厚澤滂施引養引恬
之治
欽光被四表如日月之照臨安阜徧於八紘比乾
坤之幬載況東省壤聯
畿輔沐化尤先路接康衢家庥最渥表崇
至聖
宸衷倍篤於宮墻懷保羣黎
廑懷時勤於蔀屋是知麟之所兆信而可徵五色含章

上文明之大啟四靈冠首占戩穀之方來臣泰

任封疆欣逢盛美句

天申命已知

純嘏維熙在邇成形更識太和之洽願效升恒之頌

用抒拜舞之誠伏祈

詔付史臣宣示中外毓於郊藪千秋標河岳之奇載在

圖書萬古煥奎璧之象臣實切踴躍歡忭之至理

合繪圖恭

進以

聞

○○○○奏疏

進籌邊圖疏 新增　　明 宋滄

臣奉命巡撫四川即悉心延訪行據四川總兵參將遊擊等官送到地里圖冊又據四川都司造報成都等衛所節年守備疊茂各堡官軍并死亡數目到臣臣始聞之驚駭無措訪之既久乃知前此人多諱之而不敢言恐言之而責難辭官畏險勞民憚輓運事重大謗讟易興遂使西番猖獗地方破壞三五十年失今不處後將無及是以臣敢昧死言之臣愚不知大計請先探本以究盛衰度形

以明勞逸審勢以强人心料兵以圖進取斯可以制番保蜀矣今之松壘古稱氐羌夏之西戎唐之吐番梁州之域維州之地有大姓小姓有生番熟番日事耕戰夜宿碉房炙羊髀以卜吉凶分善惡以爲黑白以戰死爲善終以相殺爲斯打會以二十萬衆攻圍成都大掠而歸唐牛僧孺李德裕所議不合悉怛謀既誅西番愈熾歷五代宋元此地皆爲羌戎所據我朝洪武初年威行海外丁王以御史大夫勒平之後大施賞賚至今寶重亦常聽長官司服役認守地方一統之盛過前代遠矣宣

德二年西番大叛遂背中華都御史寇深張瓚遣
道鑿泉置驛設堡破滅營寨斬首千級雖利傷相
半地方稍安既久壘茂五寨強盛堡軍瘦弱雖有
勇敢之士輒問擅殺熟番以此人皆解體正德六
年蜀盜縱橫關堡多沒松疊不通如失右臂都御
史馬昊憤然興兵克復關堡一十餘座忽被仇嫉
官員媒孽其短假以天全六番事情拏解赴京遂
使五寨借口八堡不復西番大盛此機一失從此
扼官軍之吭而奪之食裸官軍之體而截其肉俯
首甘死幾二十年雖有銳意興復如巡撫王廷相

等諸臣皆不久代去數窮理極天怨神怒此其時矣臣故曰探本以究盛衰者此也古今善馭戎者恒以不治之治治之懷以德信施以刑威來則備之去則勿追期令境內獲安塞外不侵而已故周宣止于太原漢文得謝西域魏絳以之和戎江統不欲內徙彼當其勞我當其逸惟四川松疊則異於是孤懸羣番之中羊腸一線之路人皆知劍閣連雲之險自松疊視之猶爲坦途人皆知瞿塘灧澦之險自松疊視之猶爲安流鳥道凌空人跡罕至崇山深澗賊巢星羅疊茂爲西番咽喉壹或失

守則鑾入內地蕩無藩籬故官軍不得不守糧餉
不得不行軍哥不敢晝行惟是保番夜送糧行非
有解戸惟是雇番運馱或據險裝塘或臨高擂石
或隔河發令箭或假債借貽膊藉寇兵而齎盜糧
持太阿而付之柄彼方坐制長勝我則頻年奔疲
必使轉勞爲逸易怯以勇其機正在今日臣謂請
度形以明勞逸者此也春秋之義內外如天冠地
屨今玉帛來朝萬國絡繹惟此地西番不受正朔
不稱臣妾自分世界動謀不軌部落連亘伍寨尤
號雄黠每發班官軍滂泣死別入境畏威望之股

倮罔持寸兵自相踏藉番賊抵掌以爲奇貨或虜之爲奴日事耕牧或賣之遠番以易牛羊去者二千餘人還者常不及半西番自謂阿以猶華言老爹也謂官軍爲毀兒乍猶華言奴才也西番自以爲是官軍不以爲非積威所刦陵夷至此必名之爲賊人心始快臣謂先奪勢以强人心者此也臣初謂彼雖戎狄乃是人類赤心撫講未必不從繼而備訪彼俗有刻木歃血埋奴等信雖父子兄弟忿則讐殺轉眼相背眇視中華自來撫講不知其數磬一省之金帛牛酒供饋叅邊而無厭之求深

於谿壑噬戮之慘甚於豺狼若不懸賞開拓大遭
挫衂恐非干羽之舞所能來格兵家貴先料敵亦
貴料己彼之險雖足恃我之長技無窮雪恥除兇
光復舊土斯其時矣臣謂料兵以圖進取者此也
先該四川鎮巡等官將歷年首惡歲費糧賞具本
會題及兵部覆題見今勘處候勘完另會覆外然
地圖軍情尚未有盡臣固不能忍恥坐視以貽患
地方亦不敢招釁寡謀以誤國大事臣愚又思差
戎勢衆可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意在訓兵耀武震
布天威開路復堡使自屈服此爲上策如其不悛

有征無戰以夷攻夷廣謀厚賞計擒首惡此爲次
之如再不悛調兵聚糧斷橋困守興師問罪務期
大捷此又次之其餘一應軍機實難預度仰遵勅
諭及准兵部請允便宜事理皆與總兵鎮巡三司
等官次第謀處臣悉言淺意晦卒不能盡謹先畫
地圖貼說一本松潘二路圖之於前官軍受害圖
之於後又造官數目冊一本前開某年某處額設
官軍若干後開某年某處死亡官軍若干伏望萬
幾之暇少垂清覽則遐荒險若之狀咸在明聰之
下矣

片奏鉅野縣等十九苦缺養廉請免解司疏

國朝 賀長齡

再東省州縣養廉因須攤扣各項捐款并撥還司庫歷年墊項經前撫臣奏准提解司庫以便攤支扣撥惟查常年捐款係按上中下三等之缺分別攤派其下缺州縣向不分攤即間有酌攤之缺臣已全數刪除所有提解養廉現皆無款扣撥仍須飭令具領不特有領解之煩而該州縣等缺本清苦未得隨時支廉辦公實係支絀臣與現署藩司鍾祥悉心酌議除上中兩

等優缺各州縣攤捐較多仍將養廉提解司庫隨
時撥扣外所有下缺最苦之鉅野寧海福山海陽
壽張昌樂高苑臨淄嘉祥定陶魚台臨朐文登蒙
陰海豐新泰招遠棲霞霑化等十九州縣解司養
廉現無借墊扣撥應請仍歸各州縣自行坐支所
有曹工三成及盤查二成并懇
皇上格外
天恩俯念該州縣等缺分太苦辦公實多不敷一併免
其攤扣以示體恤在
聖恩免攤之處不過十餘州縣爲數甚微而該州縣等

以積累之區得此調劑則所益實多更當激發天
良倍加感奮所裨於治道者不淺矣理合附片陳
懇伏祈
聖鑒恩准施行
道光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內閣奉
上諭賀長齡另片奏東省州縣養廉因須攤扣捐墊各
項前經奏明解司備撥其下缺州縣向不分攤應
解養廉現皆無款可扣除攤款較多之上中等缺
州縣養廉仍解司庫隨時備扣外所有鉅野甯海
福山海陽壽張昌樂高苑臨淄嘉祥定陶魚台臨

朐文登棠陰海豐新泰招遠棲霞霑化等十九州縣解司養廉俱著准其自行坐支其應扣之曹工三成又盤查二成並著免其攤扣倘經此次調劑之後各該州縣尚敢恣意侵虧復蹈故轍即著據實嚴參從重懲辦決不寬貸欽此

○○○○諫書

諫昌邑王書 新增　　漢　王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所後世思其仁恩至於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

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墨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

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於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諫昌邑王書 新增 漢 王吉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

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

諫昌邑王書　新增　　漢　張敞

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

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覩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衰而
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論

樂志論 舊志

漢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

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釋時論 舊志 晉 王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

苟非其人不如其已求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轂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膝僂先生告我途之迷也丈人曰鳴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横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値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衮龍出於縕袍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世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

上聖下明時隆道宰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
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兎腐骨不簡
貴倖多上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綜
驕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
肉食繼踵於華屋蔬飯覊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
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嚣者以
泓噌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脢胎者以無
檢爲宏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
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痷婪者以博約爲
通濟眂眂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

嗛閃者得清勤之聲噏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覩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彎而遠覩鼻鰺鼽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茂道素儞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去集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已厲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刑政

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
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貞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
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兎衆塗
圯塞投足何措於是冰子乃釋然悟曰富貴人之
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
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
素彈琴詠曲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
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嗣周道師巢
由德林豐屋部家易著明箴人溥位尊積罰難任
三郤尸晉宋華督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

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亦作

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者莫不歎息焉

○○○○銘

麟臺碑銘 舊志

唐韋表微 翰林學士

夫聖人作然後王道明王道明然後瑞應至靈貺感通理合冥數昔殷道剝喪民罔攸歸於是文王以有位之聖嗣成湯之德神人咸乂故鳳鳴於岐洎周德凌遲道寖所屬由是仲尼以無位之聖述文武之法憲章聿修故麟見於魯於是王室無主禮法盡去天子之尊存乎位號魯周公之所封用四代之禮樂遺風故典彰而未發仲尼以天縱之德生乎其中居周公 志文武之道觀廢興之

運知作者在已位不得以庇生民權不得以司刑
賞是天將喪斯民也而未喪斯文也乃綴絶緒申
舊章變其禮文酌爲典憲挈五常之龜鑑正三綱
之軌轍帝王之道迷而復明盛德大業於是乎在
天錫嘉瑞光昭厥功故周敬魯哀不得而有也由
此觀之蓋春秋爲王法之器魯國爲王法所寄在
其所寄以舉其器鼓仁義爲舟航權襃貶爲篙楫
乘橫流之波濟天下之溺上無列國之輔下無倍
臣之助故道不信於天下而信於智者不著於當
時而著於後代向使仲尼有膝薛之土得三家之

彖興我王澤露洒蒸民則麟出其郊得其所矣豈復厄於虞人哉故麟不見則孔聖之道不彰麟不死則周室之亂不極鳴乎聖人之生也得其時則化行乎江漢不得其時則道屈於季孟靈瑞之出也得其時則鳴薦於郊廟不得其時則身罹於殘傷是聖人能順時以濟人不能反時以自聖靈瑞能因時以感應不能反時以自靈被厄於陳蔡獲麟於大野影響之應其符著矣春秋傳曰有以告者有麕而一角何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夫豈不知乎蓋殺之而不敢故示人以疑之也元和

五年冬十一月表微以滑之從事使予鄆陽停驂訪古經獲麟之舊壞且曰後之人築臺於此以旌厥路感先聖之不偶俾麟出而非時徘徊道周逌作銘曰

二儀既闢三象乃垂聖道湮鬱人心不開上無文武下有定哀吁嗟麟兮孰爲來哉周雖不綱孔實嗣聖詩書載刪禮樂大定懲惡勸善反邪歸正吁嗟麟兮克昭符命聖與時合化行位尊苟或乖戾身窮道存於昭豊邑棲遲孔門吁嗟麟兮孰知其昏運極數没德至時否楚國寖廣

秦封益侈牆仞迫阨崎嶇闕里吁嗟麟兮麇有
攸止世治則麟世亂則麐此非其時麇鹿同羣
孔不自聖麟不自神吁嗟麟兮夫復何云
濟州刺史任公昇遷碑銘舊志五代周 李昉奉勅撰
降婁營之分濟河惟兗州大野既荒西狩獲麟之
地崇山作鎮東暆見日之峯郡國已來土賦稱大
舊制非便必惟其新蓋民衆吏少則舛易生洽稱
任平則時克乂皇朝建濟州於鉅野縣猶魏室分
厭次爲樂陵郡耶我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
發天機張地紀皇建丕祚帝於萬邦不枉政以厚

民生不越法以重民命以謂分是理須是條施之一方而用寧通之四海而不泥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簡選牧守咸用賢能得人者昌於斯爲盛今
皇帝嗣守洪業光揚聖謨率勤儉爲天下先惟幾徵成天下務所謂皇王綱統之道明矣邦國紀律之務成矣而研覈精鍊日不暇給以戒弛墮之患所謂視聽聰明之德充矣中外上下之情通矣而啟迪開納國無留事以防壅塞之弊凡軍國機要刑政樞務事無巨細必詳於聽覽凡公侯卿士牧伯長吏任無輕重必考其才器是以設爵愈重分

職愈精人人自謂我民康家家自謂我土樂學嗣
位元年冬十月詔以趙州刺史任公撿授太保牧
於濟州濟新造之郡也麟州之名其廢已久歲月
差違土風澆漓民忘其歸或肆為梗董以控地既
大邑荒用遐山幽藪深亡命攸萃灌莽悉伏戎之
地萑蒲為聚盜之資妖以人興肅召或成於風雨
法由貪弊羈縻遂至於逋逃良田有蟊實害嘉穀
[illegible]夫年號豊稔人無札瘥滯穗餘糧棲偃於千畝
京倉坻庾阜衍於九年猶或脅遊惰之夫釋耒耜
之用鈎鋤弦木竊弄於鄉閭之間剟饑沴之歲乎

至乃野無戰血天藏殺機鞏甲珊戈戢鋒鏃於武
庫庸租井賦緩徵督於鄉胥尚或誘輕生之民聚
無賴之族巢梟穴狡竊發於海湨之中剗兵草之
際乎民既病而疇思其治醫雖良而藥或未工用
有所長才難求備文吏束名教之撿則必曰道之
以德盜用侮而益暴法家持剛猛之斷則必曰齊
之以刑盜用駭而彌逸自非文武兼資之用英雄
斷制之才濫是任而居是邦者厥惟艱哉公天授
將材生知理本以戰則勝元機出應變之先以化
則孚心術洞希微之表抗一麾而戾止撫萬室以

瞻言以謂川壅汚潢利源泒而嘗宜濬畝田荒蕪
𦶜樹嘉苗而必極芟夷於是令以先庚申之後甲
介爲負先馳之勇陰門提夜出之兵獮叢社以平
妖孽誅其類狩平林而得猶悉伏其辜狂童震驚
四野竦駭狠心盡革民患皆除乃峻以隄防斂其
畜穽決獄盡疏其留滯窮源用條其瑕疵分命鄉
民設其警備使乙夜以蒐慝扼衝途而伺姦盜跡
之來若罹罿畢申命降寇招其叛徒恩信署用以
結其心懾服羈留以杜其變盜意之改若愈膏肓
非夫術以變通姦由惠照太阿所擊剸洪鍾而不

留王弩載張應靈機而自發其孰能如此耶甚矣哉除盜之難其來有素中古澆漓之後羣心變詐之興縱燎夷荒或敗蕭蘭之秀尋戈伐蠹因傷杞梓之材惟賢者之用心則是非而無混故公嫉盜之意切而誅盜之令嚴去盜之術行而屏盜之譽顯夫盜既去矣民將息矣然後緩之以約束寬之以法令養之以惠愛勸之以禮讓化之無或戾信之無或欺則龔黃之風彼亦奚尚是以黃髮鮐背之叟農工商賈之類含哺而嬉既舞且咏以爲康莊播頌雖昭盛德之容琬琰裁碑宜耀披文之質

郡將官吏唱言僉詞乃詣闕上陳願塞羣望帝用
嘉許綸言式敷詔左拾遺李昉倬文其事以述濟
民之請微臣不才忝奉明旨揣闔秘思懼遺休聲
稽實課虛斯謂無愧而太史氏紀功臣之績云公
名漢權蜀國人世以武畧事累朝以戰功登貴仕
亟握兵要連分使符初牧於丹有排亂折衝之績
移治於道有安邊鎮靜之功所至皆有能名而濟
之人獨能宣其事業以示不朽亦可謂賢矣系曰
事有該於謠俗傳於耆舊者千載之下尚爲美譚
刻之以銘而勒之以石乎他日知使君之政者

其將質於此故其詞云

道失其要　刑淫而暴　人心用違　良民爲盜
令嚴而申　政肅而淳　人心用依　盜爲良民
民即盜也　盜亦民也　善惡之化　實由乎人
猗歟使君　克善其始　始以嚴誅　去其奸宄
申以約束　靜其鄉里　里無惰農　鄉無狡童
曾未逾月　澄清四封　相彼林矣　豈無貙虎
暴心不生　與麟爲伍　循彼陵兮　亦有荆棘
惡蔓既除　與蘭同色　使君之賢　如山如淵
濟民之頌　聲聞於天　刻石播美　垂千萬年

顯德二年歲次乙卯閏九月一日丙申朔建

魯壁銘 新增　　宋 王禹偁

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乎天也噫乾坤不可以久否故交之以泰日月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籍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胥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迨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自斯壁而發之矧乎三墳言天道也述於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於臣則皐陶稷契伊呂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修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

向使不藏魯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厭娼帝道則後之爲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欲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爲臣者又不聞皐之述九德夔之諧八音稷之播百穀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呂之征伐復欲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卉服之衆與夷狄俟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籯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

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蓋輕義也天恐壞斯壁毀斯文命恭王以壞之伏生以諭之使天下曉然如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據山高兮爲秦城鑿池深兮爲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恭王諭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楚兮未盡我不爲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文兮用之不息

平妖報功祠碑銘 舊志　明葛應斗

鉅民就妥興築京觀紀一時所爲平妖夫捷功旣
惟是大中丞趙公之命迺兖西道閻公手筆勒京
觀紀事語則一惟大中丞趙公是推本大哉仁人
績必原所自於戲苟爲必原所自鉅民知所以報
功矣廣寇旨昭協忠答鴻慈永騐烈集西善也在
斯舉矣兖地妖氛一變滔天巨劍萬靈岌岌何托
命之敢知首賴大中丞趙公猷壯元老爲羣公授
策爲二東再生啞蒙濟南道曹公誠激同體爲前
箸並借爲率祭若神肆苟兖西道閻公忠鼓戰陳
爲一殲萬寇爲奏捷首功是有郡太守孫公備周

闔闢爲神武有昭爲元機攝制是獲我邑侯趙公志伸捍圉爲再攻捷却爲四境解懸皇皇哉五公天五辰也互司斗柄用掃攙搶五公地五嶽也互作鎮維克宏奠麗是何論此一時即千秋百世而下鉅民凡嗣續報功庸或譲或妖後殲安興其數多故京觀立安興妖始挫環攻其功烈故祠事建城南偉矣城南此一舉也是令方侯之勝舉固闔境士民之輿情方侯知政要矣敬勒貞石恭拜稽首以銘銘曰時嬉邪煽海天爲昏蹲雄虎負進猛狼奔載驚北極窂趨東籓不有奇禎孰慰至尊

彰武趙公有嚴節鉞惻怛軫民赫焉怒髮將爾謀
雲指示蹤發爰俾監司鉅殄猖獗彼急猖獗長洲
曹公言念兗西用拯有顛援旦夕赴洪帷幄中八
拜西嚮千載民衷肆我閭公丹忱淫赭紛氣嵩高
一劍躍馬萬寇立殲俘馘藪野畢副綸綍登壇大
雅是遵名守閫屬所盱神機廟算孫公海虞勝功
後捷鉅寇先誅厥惟重鎮獲此奏膚是愜精忠晉
陽趙父靡辜匪躬張皇我武一攻摧鋒再攻遁虜
後勁自茲鉅允安堵乾坤俛仰亂定逾時鉅早貼
枕五公所貽帝紆東顧岱奠四維有庸鐘鼎有鑴

黔黎更生黔黎永言鏤之感此罔極曷其輸之僉謀銘勒方侯俞之應萬斯年史并書之

方伯閻公京觀勒功銘舊志　呂封齊

天啟壬戌夏五月白蓮妖寇起吾兖之屬邑勢猖甚緣世承平久神奸簧鼓氓萌惑邪說而洶從無論聲應且兖以外郇鉅鄆曹濮之交人已不知其聚無筭驅村掃落餘既炎炎於是時也鄆立破鉅屢攻屠民奪險而踞志未嘗不旦夕長驅逞也軍門郇業已命將尚莫雌雄倘微神武立撲炎炎已且也兖西轄千數百里然故無兵賴我閻公智勇

忠亮義潡一時縱發俄稱雄旌旗頓改色一毅然
親征遂悉搗巢寨大勳請賊於武安安興之間於
是乎兩地皆紀成勞立京觀而安興吾鉅西鄙也
公旗幟之建在焉其目擊心泚於吾鉅之士民功
尤烈邑令方侯與闔境人士曷禁其稱祝無疆之
恩是有祠事屬不佞以碑竊惟此一役也保兗西
實以奠全齊熄始然實以邀獻馘厥後鄒滕之露
布闕下之奏膚非此蚤落其胆奪其魄夫寧集能
是闔公之功冠二東之功貞社稷之衛也國家威
稜使盡得震疊如我公疆埸豈顧問哉柱石具瞻

鈿彝不朽舍吾公其誰銘其可已遂爲之銘銘曰

皇輿龔秦妖孽潛萌叛起晏安邪說煽惑景附響

應東海狂瀾禍中自兗鄆破鉅攻焚刼肆殘比壤

寨接所向虎噬豈曰蟻攢令下軍門大兵未集嘖

蠆踞盤燎原弗戢張餤若何滔天其漫天錫伐宗

有偉兗西親征桓桓營駐鉅郊鉞飛鄆鄗殲戮幾

殫鄆鄗伊何武安萬寇籍腦塗肝鉅郊伊何安輿

極目衂赤燐寒文武閤公百城一劍金甌以完蠢

彼鄒滕折衝挫銳誰當其難膚功奏捷循袖挈領

兗西則冠追崇顯烈昭庸示鑒厥有京觀更生億

姓敢忘大德永譽聲驩帝佑皇明生此碩輔安攘
宗端於萬斯年祝頌瞻仰日今范韓載筆用銘銘
於貞石旂常並看

〇〇〇〇解

獲麟解　　唐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

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獲麟解　　明　崔銑　祭酒鄴人

易終於未濟斯天道之不窮乎風變於幽斯人亂可拯乎頌反於商斯文弊之復質乎春秋馴至於定哀天錯而無章世廢而無紀物呈無徵妖作亂孱斯何時也魯郊獲麟麟治瑞也聖王之畜也其諸天之未絕意於斯民歟君曰紀異將與鸛鵒蜚蜮同尊非反常之論乎春秋成而王綱明邪行懼民免於左衽道儕堯舜功倍湯武是故韶成而鳳

儀周定而鳴烏麟斯爲孔氏之祥乎

〇〇〇〇序

周易正義序 撰上　　　　唐　孔穎達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有以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品雲行雨施效四時以生萬物若用之以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故王者動必則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協陰陽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彌綸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無窮風聲所以不朽夫非道極元妙孰能於此乎乃乾坤之大造生靈之所益也若非龍出於河則八卦宣其象麟傷於

澤則十翼彰其用業資凡聖時歷三古及秦亡金
鏡未墜斯文漢理珠囊重興儒雅其傳易者西都
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
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
江左諸儒並傳其學學者罕能及之其江南義疏
十有餘家皆辭尚虛元義多浮誕原夫易理難窮
雖夫元之又元至於垂範作則便是有而教有若
論住內住外之空就就所之說斯乃義設於釋
氏非爲教於孔門也旣背其本又違於注至若復
卦云七日來復並解云七日當爲七月謂陽氣從

五月建午而消至十一月建子始復所歷七辰故云七月今按輔嗣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則是陽氣剝盡之後凡經七日始復但陽氣雖建午始消至建子之月陽氣猶在何得稱七日來復故鄭康成引易緯之說建戌之月以陽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仲尼之緯分明輔嗣之注若此康成之說遺跡可尋輔嗣注之於前諸儒背之於後考其義理其可通乎又蠱卦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輔嗣

注云甲者創制之令又若漢世之時甲令乙令也輔嗣又云令洽乃誅故後之三日又巽卦云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輔嗣注云申命令謂之庚輔嗣又云甲庚皆申命之謂也諸儒同於鄭氏之說以爲甲者宣令之日先之三日而用辛也欲取改心之義後之三日而用丁也取其丁寧之義王氏注意本不如此而又不顧其注妄作異端今既奉勅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爲宗義理可詮先以輔嗣爲本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信而有徵其文簡其理約寡而制衆變而能通仍恐識鄙才短意未周

盡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馬嘉運等太學助教臣趙乾叶等對共參議詳其可否至十六年又奉勑與前脩疏文及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等對勑使趙宏智復更詳審爲之正義凡十有四卷庶望上裨聖道下益將來故序其大畧附之卷首爾見王弼注疏

王元之贊並序舊志三蘇正宗見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

色而立於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
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
累千百緩急豈可望乎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
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
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
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而死儻不幸而處於衆
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
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胆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
過蘇州虎邱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
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份爲兗

州以公墓碑示予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
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一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
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可拜公像何
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
愛莫起之

晁君成詩集序 新增　蘇軾

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
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達
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者之無後也無其實而

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其有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常論之云爾乃者嘗於杭杭之新城令晁君君成諱端友者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為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有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歿於京師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夫詩之旨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

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
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
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
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人凡從仕二十
有三年而後改官以殁繇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
世莫之知也君之詩淸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
輙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
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
偉絶人甚遠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益知有其實而
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昔李郃爲漢中侯吏和帝

遣二使者微服入蜀館於郃郃以星知之後三年
使者爲漢中守而郃猶爲候吏人莫知之者其博
學隱德之報在其子固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邑侯趙公平寇序舊志　　　明　田　峨

我國家承平日久海內恬熙人不知兵荷鋤之民
弗克荷戈操觚之士鮮能操弧即輦上諸君子飾
口文事而羞稱武備頻年以來草野之氓無知而
聚獺山林者蠢蠢思動即我東土家絃誦戶禮樂
素沐聖澤者亦皆惑於佛事妄言彌勒出世一時
男婦蟻聚蜂擁不下數十千人吾邑與郭實當其

衝蓋以邑久之長吏彼此推諉實釀成之也我侯以名進士起家爲邱縣令治行超卓復擢鉅野下車甫三日遂丁其亂侯毅然身任之日夜拮据其事爲緝城爲募兵爲聚餉繕戎器嚴奸宄種種妙算奇謨未易更僕數大都皆其才之所優氣之所鼓識力之所周實皆實心之所擔當以故士民景從一呼百應不旬日而諸務畢辦緝城城緝募兵兵足聚餉餉足傾敵轉爲金湯奮臂之衆無枵腹之虞矣賊知我有備舍鉅而先鄆以恐嚇我侯侯益憤怒備益密於夏五月之十有四日賊率衆來

攻自辰至未侯於城上手刃一人射殺三人衆各
奮勇斬獲數百級賊遂披靡解圍去矣嗣是連日
攻圍如前斬獲復如前數賊爲胆落而城中之氣
愈壯壯者任干戈親捍禦老弱亦爲運矢石即婦
人女子皆簞食壺漿以相餉皆我侯先勞有以鼓
動之也卒之鄆破而吾邑全矣緜曼延以保孤城
邑之父老子弟尸祝我侯者萬口爲碑此不肖父
子兄弟親在行間所目覩而稔知者即總撫按三
臺疏中所謂識見過人胆氣過人才力過人豈虛
語哉以我侯之識見胆氣才力又出之實心以運

事天下何事不就浸假而爲天子使鉞邊郵握符
樞要廓清海内得復享太平將拭目望矣猥云吾
東土哉猥云吾鉅邑哉

瑞麥嘉禾詩序 舊志 呂封齊

曩肥鼷爲菑三東間地赤千里大野鉅澤之陂亦
嘆其濕矣無麥無禾向瑞嘉之與有不戩予遺天
錫慈毋實惟呂侯以天雄人傑蒞野罷魚鞭蒲譽
擅鸞鳳閣歲太歲在午迺政和人和天地之和應
之五風十雨不愆其期萬寶聿告成事芃芃者旣
秀張堪之麥穟穟者復登唐叔之禾於都乎麥瑞

奇嘉禾又奇且兩者一歲中先後疊見又奇之奇野人轉待哺而含哺易枵腹而鼓腹雖曰飲天和食地德微侯之政格及清寧烏覩此昔晉人之歌束廣微曰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余與野父老盱焉望歲幸獲茲大有之祥不敢忘所自因效晉人之歌而繪諸圖俟觀風者覽焉

姚月坡詩序　監察御史呂鵬雲

竊聞君子有三不朽而言居其一非必其言之果可傳也蓋亦人之可傳而言其附之者也鉅邑月坡先生少年有文名景泰癸酉以尚書魁一東劍

選縣令補永城廣文歷任順義滿城圖禮樂弦誦
手口不停披吟而兵農錢穀一切皆度外置之讀
書之餘類多陶情於詩此鉅邑之所以有坡集也
此月坡集之所以載在邑乘也余於丁巳歲來蒞
茲土下車采風以搜羅文獻爲先務閱縣志藝文
急欲修補因得先生之爲人焉因知先生之有言
焉惜世遠年湮全集恐或散軼適先生嫡孫明德
丈來謁呈其遺稿若干卷余挑燈讀之質而不失
之俚豔而不流於纖求之先輩其陶靖節白香山
之流歟但明德丈成童舞象下帷八股業未遑付

之剞劂越數載余備員廷尉南北懸想不鄙余之寡陋乃以繡刻見寄且祈余爲元宴先生余不容以不文辭乃披覽之竟日殊不知倦復讀所附龍山詩如識未見之人如歷未到之境如讀未閱之書眞人生一快事也嗟乎父作而子繼也祖著而孫述也一門之秀不於斯而想見哉由昔言之有先生之人也乃有先生之言也言固以人傳也由今言之有先生之言也因以見先生之人也人亦以言傳也自茲以後惟願子子孫孫永爲護守以當王家之青瓊可矣

送新城二尹心圃姚公南歸序

雄縣王儒

正德丙子心圃姚二尹以明經蒞新城越十有三載方行矩步直道無阿曲人不敢干以私數與合相齟齬目為人情不可近而邑之民咸畏而愛之嘉靖七年上憲舉行計典二尹怨以年老勒休鬱鬱不能居縉紳士大夫及父老子弟僉為二尹抱不平一時弔慰填門閭退有私議其弔者曰二尹賢年且未老精神故矍鑠無故勒之休竊為二尹冤其慰者曰二尹有子今且貴將來大其家可以

報前怨其私議者則曰二尹剛而傲不能迎合長
官世故少圓通故及此吾謂弔者慰者私議者皆
不知二尹者也二尹嘗三攝邑篆其次里長華火
耗省夫役弭盜減刑諸善政在人口頰間三去任
而三兮皆反之此屈身下位栁下之所以三黜也
嗚呼直道之不容於世久矣時方尚脂韋逢迎以
奔走承順爲工此老倔强猶昔妄冐少自貶損耶
獨念丈夫僃七尺軀不能致身青雲而乃折腰鄉
里兒與時俯仰進退炎涼場中二尹而俗吏也則
可二尹而讀書慕古人豈忍爲此乎吾故深知二

尹而謂其不得志於時之所爲也嗚呼二尹行矣微官去就何關榮辱二尹直以弁髦視之他日秋風鴈來羽便寄老友數行備述居鄉何似必將有以化其鄉人者則古之遺直或不能行於官而宜於鄉與

姚氏族譜序 新增 錢大昕

鉅野姚氏其先世金末由陝州東徙越三世而有昆弟兩人各生三子支葉日以繁衍稱前三門後三門猶李之東西南祖裴之東西中眷也宋魯之間人家多樹白楊於墓率五六十歲而枯獨姚氏

祖墓白楊根柯堅硬若蛟虯若鐵石皆五六百年物識者以爲世德之祥自明迄今科第簪纓相承不絕聚族而居丁口至數千計遂爲州郡衣冠之望半塘明府以名進士蒞吾縣閱三載潔己而練於事案無留牘百務修舉乃以暇日編次族譜既成屬予序之予唯譜系之學史學也周官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漢初有世本一書班史入之春秋家亦史之流別也裴松之注三國史劉孝標之注世說李善之注文選往往採取譜牒魏晉六朝之世仕宦尚門閥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譜學尤重歐

公修唐書立宰相世系表固史家之創例亦由其
時製譜者皆通達古今明習掌故之彥直而不汚
信而有徵故一家之書與國史相表裏焉宋元以
後私家之譜不登於朝於是支離傅會紛紜踳駁
私造官階倒置年代遥遥華胄徒爲有識者噴飯
之助矣乍塘今之習於史者也其所述譜雖因前
人之舊而正其譌補其闕不虚美不詞費洵得古
史之義法而非苟焉以作者夫譜牒雖史之緒餘
然非讀史者不能作猶之民社唯讀書人優爲之
謂公輔器而屈於百里者非眞公輔器也人浮於

地而地益宜才餘於事而事益辦觀半塘之譜如觀半塘之政已

姚氏家乘序新增　半塘　姚學甲

歲已亥鑾輅南巡余奉檄承辦鎮江師古灘錢家港差務假館程氏宗祠之挹江樓程氏者伊川先生之支系也謁其祠觀其龕主祭器稽其祭田區數與其賢而長者遊并取譜乘讀之洵如伊川所云管攝天下人心睦宗族厚風俗須是明譜系收世族修宗子之法而後使人不忘其本也余一官匏繫鞅掌王事求暫歸故里拜省先祠而不

可得因於差務餘暇輯錄先世事蹟倣修志之例創爲譜志大畧其中挂一漏萬舛鈌實多越三月差竣遣人走山左札商族之前輩廣爲搜羅先以續修譜系付梓復於府縣碑碣及各家文集細加攷訂別爲家乘四卷頗稱詳備李觀嘗有言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高祖則遠者忘之旁盡三從則疎者忘之忘則遺且散支背不相識慶弔不相往來甚者相奴僕賤隸而不相卹人道幾何不淪胥耶若譜志一明而支泒分別則世次名諱之旣悉嘉言懿行之可師雖服盡親盡吾猶得

而收之而不至於遺且散故宗法雖不立而大宗之法猶有存焉嗚呼可不重歟昔眉山蘇氏譜以族之望人形爲鑑戒論者謂晉唐以後惟蘇氏與程氏譜足爲程法今余一謁程氏之祠即慨然修集譜乘而宗法所應行者皆次第舉之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於以見先儒貽謀之善俾後之人有以感發而興起也家乘計十有二類直書其事不敢竟書其名鐵進士淡亭代爲塡註參輯亦庶不失諱親之意云

李母許氏節孝序　新增　馮巢閣

鉅野故庠生李欽之母城武故庠 公遜智女也年十九歸儒士如珍爲金盈公冢婦逮事祖姑執婦道惟謹至相夫子敬戒無違言姑丁氏喜語人曰我家有賢婦矣越數載如珍暴殞幾以身殉因遺女一甫六齡子欽始周歲遂飲泣撫孤蓋是時其祖姑暨舅姑已先後棄世而叔氏如璋尚未婚也氏年二十有八卽截髮毀容經紀家政井井有條尤嚴內外辨比爲叔娶程氏妯娌間肅肅怡怡戚黨稱焉待子欽慈而嚴五六歲卽令入塾朝夕提撕比長就外傅膏火等費半出機杼欽感憤

勤讀弱冠列膠庠而督責仍不少恕期掇科第乃
年未四十輙遘疾以殁妻侯氏亦相繼亡遺子三
女一惟氏是依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初氏之嬪
於李也以奩資及紡織之息市産若干畝不以租
入潤私室故與叔同居數十年無間言生平不矜
巳長不言人短祭祀賓客務豐潔而自奉甚約性
喜操作不以寒暑間今行年七十矣猶率孫婦輩
旦夕勤劬精神不少懈曩者欽在時欲乞　褒典
而齎志以殂今欽子起龍以其祖母行事請余不
文未克表揚壼德然里居相近耳之稔矣竊念懿

行足以訓俗不可沒謹以質語撮叙其畧云

任氏族譜序　新增　　張淑淵

今夫舉一事而使一鄉一邑之人咸發興起皆欣欣然有無窮之思而不能自已者族譜是也夫人見一善鐸儆書諭而不前退觀其譜而曰吾祖吾父嘗有是則毅然而爲之矣見一不善師儆友規而難禁退觀其譜而曰吾祖吾父從無是則瞿然而自止矣良以昔人之矩矱昭懸遺訓宛在顯而悖之此身將居何等耶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匪棘其欲聿追來孝商書曰欽厥止率乃

祖攸行士君子所恃以修身立名纘成祖考詒厥
子孫者端在此矣譜之爲書顧不重哉吾里任氏
世籍青州自明初徙居大野舊序已詳載之矣始
祖某公居室有道教子有方歷今十有二世族姓
之繁計二百餘戶其間居奇握贏家累千金者數
十家而儒業彬彬列於庠序冊名仕籍者亦復星
羅珠連後先爭光且富而不驕貴而不侈子弟之
出率謙恭抑抑傲慢之氣不設於身體猗歟休哉
其由來舊矣諱曰捷字伯秀者其十代孫也與余
同塾受讀甫成童即克備記祖先字諱問何以知

曰家君嘗口授之也是其仁孝之德蓋自性而然
也今讀其所輯族譜大文小傳一倣鑑史例嫡重
於庶則後庶而先嫡幼卑於長則先長而後幼一
名而再見明父子之倫也或數人而鴈行聯兄弟
之情也祖以及祖禰由祖禰以及子孫昭穆有序
疏戚各別展譜一目儼然祖孫父子森列一堂善
哉斯譜舉而措之天下裕如也聞伯秀之先宦遊
諸君子類多惠政及民而惜夫未大受也伯秀清
年力學凡所組織輒成錦章今以經書七藝入庠
誠軼衆之才也異日者高第科名利賓王家將手

此一編拜獻於有道之前而以修之家者敷於國
推而廣之無遠弗屆俾里巷窮簷家家思箕裘之
寄農夫野老人人含霜露之悲尊祖敬宗之心有
不禁油然而生者盡寰區如一家矣故余讀伯秀
之譜而知其思祖德者在斯其宏祖猷者即在斯
其勸親睦者在斯其化風俗者亦即在斯也他日
伯秀語我曰自吾譜成而一族之人翕欣欣然有
無窮之思而不能自已味斯言也而人情大可知
已於是乎序

○○○○傳

陳孝子傳 新增

明知縣趙延慶

天啟壬戌二年余承乏鉅野時妖寇蜂起致里民父子不相保聚野之人奮義嚮寇寇平乃極稱陳孝子孝德云孝子姓陳氏名應乾得一其字也世居邑之孝義里大父事世廟官司容抗議金吾供案事時鏜之司容之五子爾謹是爲孝子父孝子甫就傳即能日誦小學數什伯言髫試輙冠曹耦文行卓異宗工哲匠多鑒賞之益自謙抑難前一夕忽聞若有人呼其急去者孝子異之遂奉兩親去

陶邱詰朝冦果大至家獨完洎歸羣小疑其有貲
欲刃其父孝子求免不得許以身代又不得乃號
哭甚慘賊義之併舍其父延慶曰野之人出死力
以衛此土捐軀命以生其父忠孝固其性也哉視
夫不相保聚卒之罹刑章膏鋒鏑其相去爲何如
也要之有父子生死不異之性斯有親上死長之
義平居有介然自立之操斯臨難有死生不奪之
氣於以動天地感神鬼乎醜類固其宜也余膺
簡命行有日矣多野人義尤多陳氏子孝爰列其事
爲陳孝子傳以俟採風者擇焉

邑侯趙公平寇傳 舊志

明 薛心維

公諱延慶字亨伯古晉世家之後幼沉毅有大志乙卯領鄉薦丙辰成進士筮仕樂亭再之邱清風惠政在在口碑且有實錄未幾復移鉅野從材望也先公未來有假經偈外道號聞香教煽惑愚民徐誦者又名鴻儒聚衆萬餘於賈敬屯旋奪梁家樓一帶巢之蓋地居鄆鉅朝范曹濮之界賊易聚難治目眈眈鄆鉅已久四月二十八日賊故縛其讐人楊子雷以千餘擁至城下假稱搆訟送縣縣丞蓋君閉城門收其縛賊乃窺堅瑕而去至五月

三日公始上任賊聚愈多氣愈熾公在途已廉知賊狀至即慰百姓曰爾等毋畏何物小醜滔天作孽會須勦滅此賊以寧爾龔渤海單騎諭賊之法可嘗試也遂移文賊營其畧曰爾等皆我良民祗因無知被妖賊哄誘旣不惜破家蕩產以供之又將妻領子以歸之縱富貴離析汚穢已不可言況無富貴可圖一入賊黨不從賊命賊必殺爾一從賊命朝廷又殺爾當思假佛聚衆作亂者皆利爾之有以禍爾身家者也爾等曷若孝順父母天心享佑便無上因果毋作非爲刑罰不及便是極樂

西天限爾三日各散肄業本縣當不念舊惡如執
迷不悔朝廷之三尺凛如夫亦何敢愛焉賊不聽
諭後一面報上一面修備見城壘因二月地震坍
塌日城不百雉堞逾千壞其將何以自衛哉爰鳩
工聚材躬運磚石人見父母爲民若此即兒童婦
女亦皆踴躍供役不三日千餘壞垛完遂募健兒
三千并城中火甲夫數千卒就神前誓曰封疆之
臣爲朝廷守土效死而弗去分也而今而後有不
一心於民者有如日士卒皆感泣亦自誓曰而今
而後有不一心以從父母者亦如日乃分隊晝守

十夫有長百夫有總千夫有率公於是晝夜巡視
城上不休城上士卒亦晝夜執銳弗敢懈然賊奸
細日日來日日捉殺其尤大者初七日有賊頭目張
小樓劉小川潛入窺公之爲人且約內應及廻至
北城爲邏卒所獲公問以營中事堅不答乃親自
射殺之初十日又獲徐鴻儒弟徐和宇號英烈王
又同黨劉光學號都總兵口稱往北直河南各邀
兵三千不幸爲鄉兵所獲公訊以何日起事稱十
三日先取鄆城次鉅野次嘉祥以及濟寧截取漕
米餉兵初猶謂其紿我不信乃百姓聞言逃竄無

所至十三日蚤賊果自梁家樓焚掠入郫城如蹈無人之境城門內開縣官僅逃士民欲逃無路十傷七八僵屍塡井溢巷乃盡搜金帛夜去仍據梁家樓一帶十四日蚤遂攻鉅野蓋以神速之機攻我意外也賊至先焚西關廂民舍南關繼之有生員趙惟諒步隨毋騎而逃遇賊諒殺兩賊餘賊乃奪其毋之馬而殺諒郎進薄城下公自射死二賊城上矢石如雨下有強賊頭頂木桌突入城門下用大斧斫門公下健卒於甕城中候斫有孔郎從孔中以鎗刺死二賊仍鈎賊首斷之賊又舉火攻

公令卒以水澆滅賊計窮乃退公卽戒衆曰賊此番不利明日必悉營來攻十八日賊乃大至約六七千用牛車三輛爲先鋒上載麥稭高與北城門齊仍以所掠良民繫頸牽牛意在發火焚城門不知公已先布鐵蒺藜石橋上牛至卽跪跌公謂牽牛者爾若良民當以所攜鐮割繩走衆果如言走公又自裹火藥一包丟至車上火起車焚賊刦及火息賊又用前智來斫門公亦仍用前智又刺死一賊城外伏兵生員田惟聰畢珣壯丁唐科等截殺城上仍下矢石殺賊百餘賊無奈焚東北兩關

民舍殺我老稚十數而退蓋自晨以及夕矣二十
日招鄉兵勦侶家樓賊即梁家樓分以攻鉅野者
斬首一千三百餘級焚殺無算續又勦武安集梁
家店侯家樓等處俱焚殺數百餘名此賊俱係梁
家樓相犄角者獨梁家樓寨柵重重塹坑深大兵
不敢輕進方議大集鄉兵撲滅至六月十一日賊
懼望鄒滕逃十二日經鉅野孫官屯境界鄉兵萬
餘圍截生員葛克宅提殺賊右丞相陳燦字爻子
然賊且戰且走揚言曰我們自分必死今畏趙知
縣走欲暫活數日爾爾等良民我殺爾一人將寡

爾妻孤爾子自苦何爲賊隨捨死衝陣十七日始
渡河東去守土臣例不宜出疆追逐乃密遣人捉
拿賊數頭目段小臺于大才等口稱合兵報讐公
自是益浚池隍岸高丈餘外副以塹坑濶深七八
尺又外路口要害俱掘品字大坑使賊馬不得驅
馳仍招鄉兵日操練之至十月初賊果數萬由徐
州界渡河趨鉅野來十一日至縣康家集侯先領
鄉兵二萬伏道側及昏侯揮兵張左右翼擊賊呼
聲一振賊皆倒戈須臾殲殺殆盡妖氛一清人始
安枕從來父母爲民捍患未有如此重且鉅焉者

傳者曰昔許逵爲樂陵令山東流賊蠭起迺逵了
無聲援以獨力抗禦使賊不得長驅東省諸郡竟
賴逵以全迄今爛焉史冊金石並垂矣惡見夫長
鎗大劍自叱咤者得獨擅戡亂之能也公令亦令
東省與逵同遇妖賊蠭起又同但所以抗賊者特
異蓋逵也久於官而公也任厥始倉卒號召較從
容展措者力不啻什伯乃能分甘共苦感激士卒
三千一心竟固圍且驅賊嘉單金武魚陶諸邑咸
藉屛蔽焉夫獨逵也乎哉其裘帶過師俎豆禦侮
儒而將者歟

大中丞趙公傳以後　國朝邑宰章宏

從來氛祲災沴何代蔑有而最爲民瘼者莫若旱澇爲甚修備修救王政之所急也山左自壬午歲恒雨爲災閭閻艱食幸逢

皇上省方至止惻然饑溺爲懷蠲正賦截漕糧發倉廪

諭令內外大小臣工無論在職閒任許各養饑以需後

命越明年癸未霖潦滋甚六郡所部率多巨浸乃

更全除積逋預賜來年田租再留漕米七十餘萬石遣近臣四百餘人齎內帑百萬金分行救饑歲

甲申

特簡大中丞趙公來撫二東以期善後我公仰體
皇上如傷如保之懷殫思竭慮極力撫綏諄飭百爾有司
於入冊窮民按月賑給之外尤必加意噢咻捐資
拯卹弗使尚有失所於是給糕粥施棉衣散牛種
平糶價疫癘者急于醫治仳離者多方招徠遺棄
者即爲收養回籍者立行安集是以民免流亡無
失本業上感天和麥秋大稔古來水旱疾疫賜租
賜復代亦有之若宵旰憂勤諄復咨警務俾被災
蒼生無一夫之不獲未有如我
皇上之湛恩汪濊者也 宏忝司民牧惴惴以曠瘝是懼矢

志奉行焦勞竭蹶乃得幸告無諐茲當纂修邑乘
謹記其畧庶俾我民百世子孫永識
皇仁憲德於無疆云爾

烈婦龎氏傳 舊志 章宏

龎氏邑孝廉李公嗣沆側室嘉祚人其父景從里
中民也年十六以室女侍嗣沆年三十三値沆病
革越七日死之初沆之母葛孺人有遠識一見氏
奇之謂其嫡劉氏曰此女莊靜不苟必宜爾家當
厚遇之故氏善事嫡嫡亦甚愛氏家庭間雍雍如
也沆之冢子婦鄧歿遺孤其祜甫三月沆命氏撫

之愛逾已出辛苦備至未嘗言瘁沆喜曰是能託孤者矣異日當爲汝養孫又善烹飪事沆父毋悉當老人意及沆遘大艱襄理喪事爲主母分一臂焉以是家人益敬重之然謙抑善下凡接家中大小尊卑及親戚族黨未嘗不自安卑賤沆之長兒有二子夭遺孫又夭沆日夜思所以爲兒孫者以諸子輩於嗣非其祜不可而以氏之撫養有年也難之氏察其意白沆曰立後大事也勿以妾爲念故沆得以其祜爲兒孫其素明大義如此巳亥冬沆得痰症氏奉湯藥廢食俱廢禱於神願以身代

十一月朔流捐館舍氏哀號殞絕家人救之移時始甦曰吾不復生矣勸之者曰上有主母下有養孫必不負汝何自苦如此氏艴然不語已而經營含殮諸事竭盡心力一若眞不死者家人防稍疎猶以氏之未食也勸之則曰吾不能下咽也比死之晨忽食家人愈不防其死日旦午有親串會哭於寢家人輒報氏絕劉驚往救之則已不言旣猶延首視劉劉冀其復生也爲視於流延無何氣不屬醫藥莫下奄然而逝詢之侍者曰頃者煮杏核作鹹食氏謂人言是湯殺人眞耶妄耶飲之急莫

能止遂致是及殮顏色如生更衰服喪衣已易卒
知氏之前若不死者正所以堅其死也族黨見者
莫不流涕劉哀之如失左右手於是命其諸服斬
衰諸子孫娣毋如禮所稱從毋賢之也嗚呼古來
烈婦不多有如氏者第烈云乎從一而終視死如
歸烈之中且從容矣小星獲此抑又難已以氏之
生焉如彼死焉如此於以振綱常扶名教所關豈
其微哉邑紳士白其事於余余既爲之詳請　各
憲給匾旌獎而邑紳士復以余纂修邑乘宜續入
以爲將來勸爰徵其始末而爲之傳

劉孝婦傳新增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劉藻

劉孺人陳氏鉅野文學家瑞妻年十七歸文學事舅姑篤孝姑病久成心疾孺人與文學輾轉几榻間更代以伺喘息呼吸心聽入微姑暴下日數十起孺人浣滌中裏日不去手裀褕無見沾漬痕者文學以事出孺人執爨忽心動遽趨視姑則已仆廁中首觸石血濡縷出孺人驚悸泣涕痛切肌膚爲撫摩吮其血或積德假寐值姑困急未嘗不感悟立寤及姑見背孺人瀕死者數矣文學食稟餼文名震山左謂科第可旦暮唾手致顧偃蹇屢擯

於有司年未五十齎志以終邑人哀之諡曰孝定先生孺人既傷夫子之不遇乃教子曰勤其業以慰諸地下長子元儒補邑增廣生早世次子元修乾隆九年以第三人舉於鄉孺人顧而樂之然悼亡者之不及見時欷歔泣下嘗謂子婦曰吾事汝大母恒惴惴不敢出聲遇眉睫有異即恐駭內省蓋誠孝根天性也治家嚴而有恩臧獲皆懷其德孺人歿有挈門號哭不忍復入者則舊奴也孺人晚病痰二十餘年自述其盛年感疾醫者言無患壽當八旬至乾隆十八年春疾篤遂不起得年八

論曰教一余表兄叢蓮之甥教一死叢蓮爲余言劉氏死狀噫烈哉子三姊之長姒烈女娣也其婢來余家聞其親見烈女事使內子詢焉曰彼給終稱病而死未言殉王也嗚呼此烈女之所以烈也

李烈女傳 新增

姚學甲

李氏儒士嗣理公次女許字姚宇東長男百吉爲室秉質溫和喜怒不形於色大父年八十餘特鍾愛之事父母先意承志喜讀書未嘗有專業然以紡績燈火課兩弟夜讀便曉識大意時兩弟皆荒於嬉烈女督責不少懈嘗曰恨余不爲男子以承

先人志兩弟皆感而勤於學持家其操作尤精於
女紅伯叔家姊妹鍼黹皆出烈女下烈女初不以
巧自炫而習其藝者指授皆盡其妙乾隆十年烈
女年及笄夫家行聘有成期而百吉忽以疾歿家
人知烈女深於義秘使弗知顧烈女以賢聲溢里
巷議婚者踵相接烈女廉得其實遂飲泣不食家
人密爲防護乃强作色笑以紿父母乘其懈閉戶
自縊訃聞於夫家宇東哭迎其喪與百吉同祔兆
域當其時戚族里黨及四方來觀者不下數千百
人宇東悉出酒醴以飲之且灑於墓前曰吾爲若

行大昏禮此即合巹酒也夫天地剛正之氣賦於鬚眉則爲忠臣爲烈士畀於閨閤則爲義女爲節婦彼烈女之慷慨引決固非爲名而使然亦豈有待於學而爲之耶將所謂激揚世教振勵人心如烈女者不可以風歟烈女生於雍正五年四月殉於乾隆十年八月至其奉

旨建坊也則以乾隆十一年十月嗣子丕緒奉烈婦祀

銘曰

秉正爲氣從終以志別鶴御哀流水咽逝并蒂雙棲連枝共繫嗚呼同指黃泉以鏡於來世

軒轅節婦康氏傳 新增

馮鳴岡

吾鉅康氏昌邑屯九章之女邑庠彥公亮先生女孫也幼許字同邑軒轅大培堉年十八外出越八年不返譌言物故時氏年二十有八矣專靜才明著聞里巷鄰某欲議婚他姓以風九章章拒之歸語妻曰阿女年長矣婿久出近得凶耗頃有議婚某氏者吾拒之矣妻未言氏聞而悲從容前曰兒誓不作兩姓人妄言者唾其面因泣下章曰吾猶兒心也何戚爲氏曰然兒知所自處矣乃益勤女職日澣濯補綴家人未喻也會某娶婦道經夫村

氏聞之易衣履徑往登車隨某姥去姥詰焉含酸不言比至下車問姥曰軒轅家何所姥會其意詭御人識其處攜手行則其姑家觀迎親者集於門咸異之姥曰吾爲尊府送新婦來矣胥適然驚詑至室詢知皆喜氏拜舅姑執婦道舅姑喜且泣而合村來觀者交爲軒轅氏賀也翌日九章至氏含淚拜曰見來時母知而父不知罪也然已爲軒轅家婦矣幸無命時乾隆甲辰涂月也是時軒轅貧甚氏操井臼勤十指事舅姑惟謹姑遘疾禱神領天多方調護比殁而葵哀毁如禮間語舅氏曰凡

夫存亡未審何不求之苟存知毋殁當必速還鄉不幸或識其塚從之去亦無確耗乙巳冬培至自外卜吉成婚不數月暴亡氏慟欲殉以養親忍死值歲大祲食且艱常自茹菜糠而奉親菽米戚黨憐之每延至家優之禮而厚恤焉而氏彌斂抑勵勤勞迄今如初嗚呼康氏一窮巷閨媛耳方其自誓胷臆與之夫家不顧世眼驚怖以成百折不回之操可謂難矣遠乎伉儷初諧所天旋殞食荼茹蘗送死養生可不謂賢哉造物清淑之氣鍾於婦人挫折磨鍊令闢奇局為世坊表記而傳之或亦採

風者所不忍遺也夫

節孝賢媳全嗣傳　新增　張淑淵

丁某兒婦吳氏家濟寧來嫁於丁年二十三歲夫歿無子女姻戚勸之再嫁輒怒叱之家貧以手作紅奉養翁姑晝汲夜紡無難色歷三十稔姑亡百般拮据以禮殯葬或又諷以翁鰥媳寡之嫌宜避婦泣然出涕曰正惟翁鰥媳寡也責愈不可辭已吾爲丁家媳養丁家老吾事畢矣他何言哉惟承嗣無人爲可憂耳一日婦舂翁負斗穀至無喘息聲婦恍然曰聞之男子老力勝斗糠者猶能育子

今翁强健若茲盍與圖之因託至戚與翁謀再娶時翁年踰七旬笑而不答久乃曰吾老矣婦知不可與謀歸毋家買一女暗置翁室請翁入息鎖戶閂歸外焚燭咳聲而去翁見女驚問故不懌呼婦婦歸已室不應翁勉就寢歲餘生二子及翁卒其子已成立有室矣婦事其嫂與毋無異咸矢願若舉子先承嫂嗣紳士舉而旌之賢婦當官固辭不受因爲之傳

傳金樵傳　新增　　劉藻

吾師鉅邑傅練溪先生康熙癸巳舉於鄉品端學

正余乾隆丙子修曹郡府志已採入鄉賢喆嗣金
樵名爾德與余爲世兄弟又同硯席少聰敏涉獵
經史過目不忘年未弱冠續溪先生卒哀禮兼盡
儼如成人見者奇之服闋補弟子員徐令氏先生
督學時屢試皆第一乾隆辛酉以選拔赴京兆試
壬戌中會試明通授嶧縣教諭嶧界處山僻文教
中微公講學以程朱爲本而力排陽明古文以昌
黎爲宗而旁及歐曾說詩以杜陵爲主而仍未嘗
遽絕乎王孟甫二載教盛行士氣蒸然丕變兼攝
邑檀山下書院山長及門中捷賢書者三歲科遊

泮食餼者指不勝屈六年任滿以母高太孺人年
秋高決計告歸諸生攀留不得有送至百里外者
歸田後甘旨奉親陶然自樂未幾遭太孺人大故
哀毀骨立幾於滅性三年廬墓晝夜悲哀聞者皆
爲感泣蓋其孝之根於天性者如此公邃於理學
名震山左滋陽牛真谷以詩古文爲東南倡公與
之上下馳騁眞谷大悅服遊濟南與法南埜吕樂
閭循觀畢縣朱次錡諸公交時稱爲明湖七友俱
有記載其集而法序尤沉痛安邱劉川南名其旋
同年友也爲嘉定令延修邑志時德州盧雅雨主

揚州鹺使於是艤棹江南勾留邗江者數月適九
江榷使唐又以修志請遂由揚抵九江至杭州至
湖北又至河南郾城而歸而畢令蒲復延修邑乘
又修直隸永年等志乃旋里甫數月以時疫歿時
年僅四十七惜哉公賦性剛正疾惡如讐所作文
激揚慷慨有古烈士風晚乃冲養和粹力追陶王
遊踪所至不啻萬里所著有南遊集養痾集蘇堂
集左夢堂集金樵詩鈔金樵制藝淮舫隨筆郾署
隨筆盧雅雨葺刻山左詩採刻不下百首張文宗
續刻山左詩復選錄孤山九江岳忠武祠于忠肅

祠再遊琵琶亭西湖即事諸詩皆爲藝林傳誦迄今星芒雖隕月旦彌馨仰止興懷風流可溯濡筆之餘蓋不勝於邑云

田若谷傳 新增　監察御史錢儀吉

公諱鈞號若谷鉅野人也少年即宗濂洛關閩務爲有用之學年二十四舉於鄉慨然有經世之志秉鐸安邱任城接見諸生諄諄以先行後文相勗勉每逢大比無力赴試者佽助之秩滿遷江蘇鎮洋令時民困於漕爲平其斗斛絲毫不溢取民咸歌舞壬戌秋海匪蔡牽窺伺洋面大吏悉公文武

全才夜半檄公署寶山因鑄礮築臺練民兵四百
爲防禦計皆解囊爲之次年蔡牽又至公郎策馬
赴礮臺與之對壘礮聲不絕者二日礮子如斗大
墜公前或勸公去公曰去此誰復盡力者燒賊二
艘擒獲二人蔡匪知有備遂不復至乙丑秋颶風
大作公登陴祈風神衣盡濕風轉城得無壞遂請
修海塘因城逼海估工加倍例價不敷遂質田園
以應其事而家計自此益絀矣既而選陝西洛川
縣山多田少至則平治道路勸民墾田種樹招生
童給膏火奉檄修龍洞渠渠高於涇設隄障涇涇

流衝堤間一二歲堤必圮公至渠所周視山形鑿
山爲渠如偃月廣七尺五寸長二十八丈有奇深
淺視山高下於舊泉外更得其九水增三之一民
僉曰此萬年不磨之工也遂爲公立生祠調補臨
潼驪山之陽有溫泉公曰水利可興矣自買田十
畝使流入藝稻以示鄉農功未就尋以卓異遷廣
西河池州牧治民之法一如在江左關中時公家
素封慷慨好施任寶山十年錢漕祗足充爾項不
於稅外爲方圓之計其子端訪友至寶邑問公起
居者曰數百人聞公卒時屋無一瓦之覆野無一

壠之租咸曰我侯遺民三十萬金而家竟無擔石
儲悉哭失聲嗚呼公不善逢迎之術不受暮夜之
金懷經濟之才而位不通顯其以是夫公長孫貢
余之所自出故知之最詳著有治平輯覽家塾課
讀門徑若干卷詩古文若干卷藏於家

姚仲協傳　新增　　　任邱李中簡

贈公諱悋字仲協晚年號醉鄉主人姓姚氏世爲
鉅野著姓曾祖諱邦楨鄉飲介賓祖諱璠增廣生
父諱華宗太學生贈文林郎贈公生穎異讀書一
過成誦童時應府縣試每列前茅舅氏李文原孝

廉目爲大器家故饒置田數千畝而小戶多詭名
其下以避徭役大中丞力剔其弊委兗州觀察查
理牒中涉父名禍且不測贍公挺身獨往力陳積年
弊狀請改歸本戶言辭激切事得白會尹氏季孺
人病卒而伯兄慕尹復搆心疾父爲援例成均委
以門戶事遂廢學處置家政井然有條然性好施
與樂賓客以酒自豪不屑事生產曰座客常滿尊
酒不空吾願已足至田舍傭守財奴吾賤而隷之
矣雍正庚戌歲大祲城西別墅積麥穀千餘石父
命平價出糶至則道殣相望盡以所藏散於衆多

所全活衆欲爲表門閭曰吾恨力不能遍不敢借
此以沽名峻辭之鄉有肥田陳某侵造房宅後轉
售他姓某大恐跪門乞憐予之劵而贈之有王氏
子豔其沃壤佯以弟負豪逋欠載酒假田作貸醉
中書契相貸後知其自行管業亦不問也管姓貧
不能葬親爲經紀其喪劉氏以女質巨室代爲收
贖再從弟鵬婦死助以棺槨衣衾若此之類率皆
典裘質產而爲之乾隆癸亥遭父大故賓客弔賻
者二千餘人喪葬諸儀所費不貲以故家日落而益
肆酒醉後時誦少陵酒債尋常行處有之句所以

寓意號醉鄉也少時所讀書至老皆能記憶年六十一以病卒子四人其季子學甲與余交莫逆以丙戌成進士授嘉定知縣贈如其官

孝友傳新增　　張淑淵

淵沖年受學靜夫李先生時有院住老嫗張二之母者刂實太先生景懿公僕女也一日來自先生家見余而言曰我從未見你師兄弟三人把他那個老母就當是一件異樣大事兒若弟已各五六十歲矣其朝夕皇皇情狀若待母以哺者然每自館歸足未抵中門連聲呼曰我母我母我母在何

處告曰在北堂三人含笑疾趨入門環立母左右
此問母安彼問母好爭慰存之不是怕他冷就是
怕他饑問已食否一一說未食三人忙呼家人曰速
供飯速供飯老母年已八九十手又不能擎持飲
食長奉盤仲執箸三酌茶酒揀肥肉塊實母口其
兄弟常食都在母側且食且言且笑旣飽猶不去
或坐或臥懽樂移辰問母曰我欲去母曰汝可去
猶不遽去遲之又遲走出門外又反母前告曰我
去矣不久卽還三個老媳亦是這樣暑天炎熱終
夜輪流打扇倦極幾個孫媳又來替代我不知扇

億老母還濟甚用一家大小無有一個不把他當
件事者偏有這些閒工夫耐心煩老嫗强笑之言
如此三先生終身孺慕之誠卻被愚婦繪出眞像
宜乎太母之歿先生痛極顛迷逢人便問其母所
在不善答者輒怒而欲撻之也長先生諱敏字訥
夫總角失怙就孀母紡燭讀書熟捧父柩上默誦
一過然後寢是以早年入庠食餼學識品行爲一
邑所宗僅稱明經遠近惜之仲先生諱敦字厚夫
以甲子孝廉知壽陽事分俸兄弟猶不足奇昔値
甲申大歉人相食先生得斗粟必以七升均兄弟

年亟七十以壽終既祥先生對人言淚潸潸下吾師諱枝字靜夫事母與兄赤子心終身未失分毫較老萊戲彩丁蘭刻木而更篤焉者也合而紀之生敬養殁致思三先生固皆純孝至兄弟相師課程外曾無一言相拂藹藹和氣洋溢庭幃手足間愛敬之色難友恭之色更難也一門中貞婦烈女連芳邑乘莫非三先生孝友至德所感而後裔之昌尚可量耶因不避阿好之嫌而傳之

悌弟傳新增　張淑淵

天下孝弟並重而悌弟尤少何也兄年長弟無幾

又屬同行非尊輩比且爲兄者類多不明爲兄之道而有以起弟之慢其父母又愛少子不以兄弟之道教之是以人當稍長猶知敬兄壯而漸傲一有妻室多有視兄嫂如仇讐者苟非得天之厚明人倫大義者難與言悌道也余於鄭君培躬有取焉培躬早失怙事孀母曲盡孝養事兄嫂不啻其父母兄諱元初身長大有勇力好博戲常婉言勸之偶逢其怒則笑言自責務回兄志後其兄果因賭博釀巨案鬻盡田宅不能解備受官刑培躬憂哭堂下投辭乞以身代卒不許獄成擬絞旋減流

發配福建延平府既起解齎路費以送兄嫂道險
峻兄刑餘不能登陟躬負之行攀藤附葛氣喘力
劬稍憩息便笑言自若佯爲氣壯其苦楚不欲令
兄知三閱月乃至其地賃房舍置器用採薪舂粟
布置月餘既周且備一言旋輒泣下同居既久不
得已忍淚而反既至家無故不履集市見博戲之
人便慽同切齒行哭卧啼固無時不在雲山萬里
外也一日役執縣票催接軍妻知元初病故一痛
幾絕即領文赴閩四十晝夜至延平伏兄尸長號
竟日勺水不入越數日起肩兄尸偕嫂而歸時有

同流鄉人李抗之妻若干歸[illegible]代為周[illegible]
以偕行至仙霞嶺日將銜山道[illegible]嫂足[illegible]
寸步不行泣曰叔可舍我去勿同死虎口培躬曰
死則同死耳於是先肩兄尸送里許李某守之返
而復負其嫂往來半夜始得抵店投宿焉及抵家
約族衆以第四子大量繼兄嗣以禮殯葬兄無遺
産又予己地若干畝以養其母越十年嫂死喪具
仍出培躬葬之不異其兄悌弟姑鄭氏諱其身字
培躬並書之

蘊直傳新增　　張淑淵

士生於世能使一鄉之人愛憎交攻取舍異情紛紛然終日聚訟而不決其亦可矣蓋鄉之人不一其爲賢否邪正亦不一隨其人以爲好尚而風馬牛不相及人之言與事也便於已則愛且喜病於已則憎且怒喜則是之怒則以爲非士生斯世宜何道之從乎而吾於此正以下賢善焉新興之鎮有繩一任先生者負性剛直立心制行毫無私阿親故有過每面數之不顧人之赭顏里之少年見之相率遠避嘖嘖曰老貓口苦且毒勿嘗試之未幾而先生歿不數年鄉之濡泆喪德者竊而知返

思之曰吁肆矣某若在吾見之而不敢何至於斯
博戲敗產者餓腹露處悔而思曰噫伊人往矣今
若存當必誠予言者欲泣聽者傾耳咸以爲古道
猶存則從者亦愛怒者胥喜矣嗟嗟顛躋之後始
知苦口之言盡屬良劑是是二字毒莫甚焉膺死
於懷之謂乂田舍翁豈可來而必殺者乎今而知
一鄉皆好其行必僞流俗所謂好人卽孔子所謂
德賊也先生直義義之大者無過於孝先生孝且
友五十而慕有老萊之遺風焉爰敬誌之

孝子劉位南傳 新增　張淑淵

孝子劉姓名曾璧字位南曾璧而字之于其孝也
孝子先世居鉅野之大義劉家村不知始何代西
遷新興祖名驥父名素卿世積善因鍾孝子兄弟
四人位南其仲也父早逝兄故分爨惟母是依貧
無立錐率幼弟沽賣食漿日獲四五十錢必以十
旨奉母夏扇枕冬爇衣被每逢雪夜泣寒溫纊盡
以覆母自連衣臥榻邊爲母禦寒往往達旦不寐
閱數年衣食頗給遂努力爲兩弟娶婦以慰母心
而持食奉飲仍躬親不以弟有婦而稍懈康熙壬
癸間陽侯肆虐歲大祲無以爲養親計兄弟輟事

載母適濟水依舅氏度日家雖流離而溫凊卒未
有缺濟居歷冬春及夏瘟疫盛行舉家著床孝子
彌月不起疫少解見母病劇恐有不測急作歸計
時兩弟病憊不能隨不得已以柳器爲肩輿與弟
婦共舁其母以歸日行八九里步履之艱甚於匍
匐十有五日至家母子相守奄奄待斃鄰里聞之
咸來省視憐其孝爭饋飲食得無恙母亦尋愈未
幾母失明弟婦又喪中饋無主弟曾璠曾璵貿易
市井遂親執爨釜不敢頃刻離母側丁未夏五月
母病腸暑不汗七日勺水不入口求醫禱神多方

莫解一日母思梨求之隣弗得窺母思之甚悲痛
仆地移時始蘇大哭曰爲人子曾不能以木梨供
病母也而我猶爲人哉急貸錢六百周詢百餘里
得梨六歸以奉母母喜汗下病遂痊今母七旬
年老聾瞶孝子具鐵筒一几一椅一不時問母曰
思便否便則扶持左右及具兩凳床被褥枕席各
二或便出不意輒扶而易之並澣穢汚風戾以待
用晝則奉飲食束髮總髻盥洗歐蠅蚊夜則奉便
器安枕簟欲臥則扶而臥欲坐則扶而坐雖雪虐
風饕一宵十數起絕無憚煩意鄉人見而稱之曰

可謂勤矣孝子曰吾無妻代養焉得不勤學士聞而美之曰可謂孝矣孝子曰母生我我養母子職也常事也何云孝嗚呼明乎義之不得辭發乎性之不容已古所稱能竭其力者有如是夫兄公璽逃其河陽手足分處每念及輒泣下常以孝敬信義教兩弟弟皆恭從無有言而不聽者惟孝斯友君陳之令德也孝子有古風矣孝子天姿穎慧言語高簡辭氣之和春風藹如一見而知其爲仁人孝子余幸與孝子同里時與談心故於其事毋也知之最詳爲之傳以俟後之採風者

義士傳新增

張淑淵

義士李姓之璠其名世居徐之圖布村方七齡從父冲顯徙鉅野新興鎮幼而聰慧長多勇力尚氣概以言諾人千金不易閥閱家多客之豪俠之士更喜與友遇博塲亦入博塲遇青樓亦登青樓遇酒肆亦入酒肆若與之競財爭花使酒放逸爲非則一笑而出貧且窶不愛錢生平好養俊鳥鬪鶉鷹犬等物人或慕之卽予之無吝色脫購之以金則怒而掉臂去中年子女盈室衣食未嘗不豊老而隻身衆皆爭迎取養恐其不至其信義之孚於

素矣有任氏子服者與義士同里而被寃受官刑凍餒囹圄義士與妻子而往拯焉爲之求衣於鄰乞食於野負之以行由縣抵省跋涉千里往反數次而不言其瘁子環寃白人謂義士之誠所感云後其友鄭子元初命案費繁財力不繼義士轅車迎送不避艱險亦與助子環無異嶧之道侶王太和亦義士故人也瘟疫踰月汚穢人不敢近義士與之奉食調餌刻不離側太和旣死扶而衣之簟下得銀一錠收而予太和之師殷師殷師嘆曰眞義士以故李翁君彰陶郎之世家也慕義士風高

閣重樓以同宗厚養十餘年張子超軼曹南之茂才也景仰義士旨酒嘉殽以上賓禮之五六載斯亦極旅遇之盛矣而況藍衣往青衣家長者之車轍復不絕於義士之門乎反相者擬之以古崑崙明月之侶余則以爲東漢之李善不過是也義士李君蓋嘗伴余入天台讀書桃源劾力六年之良友也

孝子申繼先傳 新增　劉梅峯

申繼先邑西南劉官屯人考諱有恒生二子繼先其長也髫年喪母事父以孝聞弟述先繼母魏氏

出魏倫爰與合祈居先歸四十畝十屋不給繼先
無怨言旦尋魏益謹然終不苟親昵而為先患
險症魏以從宜無措窘以致淹滯然時繼先而繼先
為弟延醫躬理湯藥病不痊遂夜禱於神願減巳
壽增弟算以釋母憂適先僉魏問知堅其肫誠疑
忌頓釋遂飛繼先知逃先復同居焉繼先因家計
淹滯饑乏具苦言而自歷祖禰衣服果填先意承
志魏先悅之臨終囑繼先曰向繼汝弟病許起太
和神廟進香夙願未償汝孝順當為了此願心也
魏歿後將趣裝忽暴下一時刻十數次不止戚友

勸且留繼先曰母命也雖病奚恤既登程病良已跋山涉水行步便利竣事之夕夢魏語曰汝名登孝籍行當主芙蓉城矣宜速歸甫抵家遽以八旬疾没